

人生讲义
人生拐弯处

裴洋

风开万里雾，光破九重天。

一夜的北风吹散了沉重的雾霾，湛蓝的天空如洗。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倾洒在床头柜的摆件上，一切显得那么静谧而温馨，仿佛美好时光一下子就曼妙起来，冲淡了心中所有的郁闷与愁绪。

难得的周末好心情。古董似的钟摆响过九下，我便懒洋洋地伸腰起床，简单地收拾完家务之后，习惯性地冲上一杯淡黄色的挂耳咖啡放在茶几上。正准备静下心来窝在沙发上悠闲地看书时，意外接到闺蜜的电话，她说若闲来无事，可邀约上几个同学聚一聚。席间，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家常，谁家孩子考了年级第一，谁顶撞上司被处分了……这些司空见惯的热点话题，对我来说提起丝毫不感兴趣。作为局外人，怎么可能知道别人都经历过一些什么呢？

自从父亲遭遇车祸意外走后，自己就像变了一个人，整天郁郁寡欢，总喜欢一个人独处，静静地坐在沙发的角落里，可以一直发呆，也可以远的近的想自己的心事。

一个寒冷的雪夜，我正在家中像往常一样准备晚饭，突然接到交警大队的电话，第一反应是诈骗，但我还是丢下手中炒菜的铲子冲进了医院，我真的不敢相信电视般的情景会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在医院ICU外面，我还没来得及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便被告知病人已脑死亡没有了呼吸。再高端的仪器也仅能维持心跳。我已记不清是怎样在电话里哭着把噩耗告诉母亲的，也不知道母亲又是怎样在漫天飘雪的夜晚赶到医院的。只记得当时，自己痛哭到全身颤抖，靠在母亲的肩头，一转眼便看到了她眼角的皱纹和鬓角的白发，我们母女俩深夜依偎在医院空荡的长椅上，从未那样亲近过，又从未那样无助过……

作为父亲的独生女儿，没来得及对他说的话和对他做的事，都成为自己一生的遗憾。从孩童到成人，成长岁月里与父亲的亲情过往都随着眼泪和心碎，燃成灰烬变成了现实。从此，我们一家人阴阳相隔，家还是从前的陈设，只是缺少了主人，一些饭菜再也吃不到口，餐桌那头固定的位置上再不会出现熟悉的人。

“人土为安，念有所寄”。我拂去墓碑上的灰尘，给父亲上了香，烟雾徐徐上升，我一直坐到三炷香燃尽才离开。回家的弯曲山路上，青翠的松柏笼罩在山间的薄雾中，汇聚成一条绿色的纽带。远处的风力发电车依旧不知疲倦地旋转着，清澈甘甜的黄河水绕过一道道山梁，还那么日夜奔流一直向着远方。但这熟悉的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物是人非，猛然间意识到自己正站在人生拐弯处，那些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已成美好回忆，接下来的路要靠自己坚强地走下去。

送走父亲的一段时间里，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繁杂的工作碰上领导的误解与批评，总感觉世界处处都在针对自己，心情糟透了。然而，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却让自己彻底改变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生活方式。当时，派出所辖区内一名男子身份证件即将到期需要上门办理。敲开门后，我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客厅正中放着一张理疗床，家中的顶梁柱正当赚钱养家的年纪，却全身瘫痪靠在轮椅上，头歪向一侧，一只眼微闭，另一只眼睛勉强睁开，一根细长的管子用胶布固定着插在鼻腔内。为了给他拍身份证照，最后垫了两件厚外套才把他的头艰难地支撑起来，他的妻子在旁边一直不停地帮我们忙碌着，龟裂的手背上渗露着鲜红的血丝。正值盛夏，家中却被收拾得凉爽干净，闻不出一丝难闻的气味，洗干净的床单晾在阳台上。我同情地问她：“整天忙里忙外地伺候病人，这么累，你不觉得苦吗？”

她抬起右手，用纤细的食指轻轻地抹了一下眼角的泪水，然后甩了一下头发微笑着说：“不瞒你说，没有出事之前，我们两口都是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一场意外的事故，他就成了现在的样子，摊上这种事有啥法子呢！自己只有提前退休，在家一心一意地伺候他。能和自己心爱的人活着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生活。习惯了，也就无所谓苦和累了。”

走出他们家门时，我沉重的心绪如释重负。此时，正午炽热的阳光变得和煦温暖，迎面吹来的风都是无拘无束的。是啊！这世上的难事与不解，有什么事情比活着更重要呢？所谓成长，大概就是必须要面对人生中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且要勇敢坚定地一直走下去。

站在人生拐弯处，把自己从固化的思维中解脱出来，一定要学会独立思考和善待自己。因为，人生中有一些该自己渡的劫，无论多么要好的朋友和闺蜜也代替不了，该转弯时就转弯，该仰视时先低头。改变不了环境就要去适应，说服不了别人就征服自己。日月轮回、世事难料，只有自己亲身经历过一些事情，才能在一次次磨难中真正学会成长和生活。

诗路放歌
归乡
黄海龙

近了 越来越近
土地张开怀抱
她用麦苗
引导我回家的脚步
陌生的事物
在眼前又一次清晰
桥头老杨树上还有三片叶子
拍打枝杆，向我招手
我再次努力
还是不知对它说什么
放下行囊，放下尴尬
心事匍匐着
吹过额头的北风

史海钩沉

诗人元稹的刚与柔

王剑

唐元和十年春（815年），一位中年人奉诏前往通州（今四川达州），担任司马。当时，通州虽为上州，却是瘴疠之地。幅员不过六十里，州民仅有二百户，虎蛇蠭虺白天出没，虫蚊蜂蛇钻啮肌肤。夏多阴霪，秋为痢疟。“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

初登此地，中年人的心情坏到了极点，“雨滑危梁命愁，差池一步一生休。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雨滞更愁南瘴毒，月明兼喜北风凉。古城楼影横空馆，湿地虫声绕暗廊”。不过，面对民生凋敝，这位中年人还是提振精神，试图有所作为。怎奈司马是闲职，居位享禄，却又无权无责。忧心之下，他只能靠作诗排解愁绪，三年里写下了《连昌宫词》等180多首诗。

很快，事情有了转机，中年人代理通州刺史。他立即整顿吏治，赏信罚必；修亭祈福，活跃市场；开荒拓土，兴修水利，鼓励农耕；看到百姓的茅舍竹篱被杂树乱草所掩，蚊蝇乱飞，虫蛇横道，就劝导百姓“大课芟除”，以利空气流通，阳光透射。短短七个月，通州就出现了“市无欺夺，吏不侵轶”的大好局面。

中年人离任时，正值正月初九，全州百姓倾城出送。中年人坐船离开，百姓依依难舍，纷纷登临翠屏山，向诗人挥泪告别。从此，“元九登高”相沿成俗，一千多年盛况不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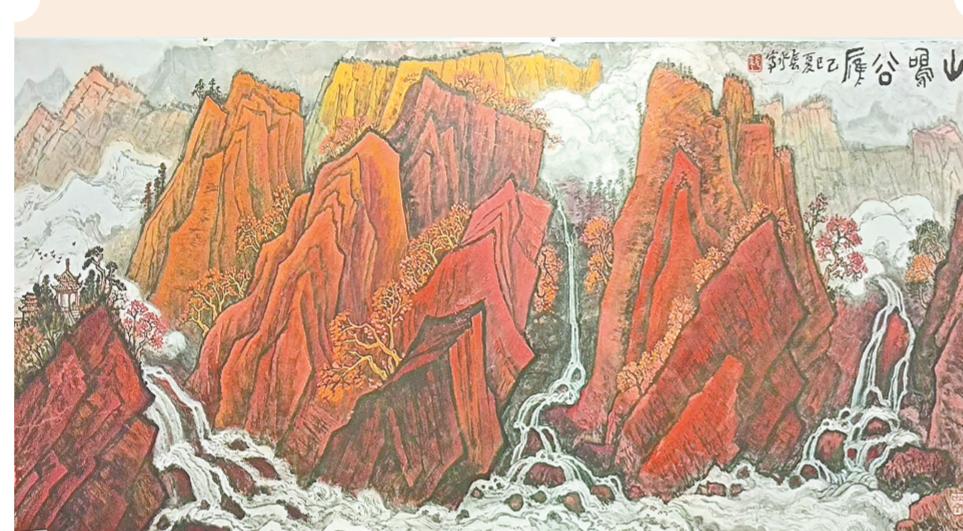
这个深受通州百姓爱戴的中年诗人就是元稹，河南洛阳人。元稹自小勤奋好学，贞元九年（793年），他明经科及第，十年后又考中“书判拔萃”科和“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相继被授予

秘书省校书郎、左拾遗、监察御史等官职。此时的元稹，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被太子宾客韦夏卿选为爱婿，一时间声名鹊起，风头无两。

元稹为人刚正，多次上书言事，弹劾河南尹房式等贪官污吏，提出改革建议。元和四年（809年），元稹出使东川，先是查办泸州监官任敬仲贪污案，并由此抽丝剥茧，牵出剑南道东川节度使严砺贪赃扰民案。元稹上书朝廷，奏严砺所犯收受贿赂、诬陷良民、擅自没收百姓财产、擅自征收赋税留为己用等不法行为。最终，严砺被罢官，百姓们无不拍手称快。白居易听闻后，作诗称赞道：“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

差事办得漂亮，然而元稹的刚正也得罪了不少权贵。元和五年（810年），他被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在江陵，元稹接触到了底层百姓的疾苦，深受触动，写下了《织妇词》：“织妇何太忙，蚕经三卧行欲老。蚕神女圣早成丝，今年丝税抽征早！”《田家词》描绘了农民生活的悲惨：“农死有儿代耕耘，输官不足归卖屋。”《采珠行》揭露了采珠人的艰辛和危险：“海波无底珠沉海，采珠之人判死采。”这些讽喻诗，可谓字字泣血，发人深省。

有一天，一名青年拜访元稹，自称是杜甫之孙杜嗣业，此次从杜阳起出祖父遗骨，欲归回故里安葬。途经荆南，特携杜甫留存的千余篇诗稿登门拜会，恳请元稹为祖父撰写墓志铭。元稹感于杜嗣业的孝诚，又对杜甫诗歌早存敬佩，遂欣然资助迁葬费用，并挥笔写就《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在铭文中，



山鸣谷应图（国画） 王长水

荐书架

《保卫托尔斯泰》：研究幻想文学的全新路径

高晓倩

当一位作家的名字与“全球畅销”“世纪之书”这类词语紧密绑定，当他的作品被印在旅游海报、咖啡杯和T恤上时，一种奇特的“畅销魔咒”便生效了。它用巨大的知名度，遮蔽了真正的深度；用类型的标签，替代了严肃的探讨。有人说托尔斯泰是逃避现实的保守幻想，但他亲历“一战”前线、研究多种语言，创造出的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有人说他不够“现代”，但他早已在战争、死亡、技术焦虑和神话碎片中，为20世纪写下最深的哀歌。

这个以《霍比特人》《魔戒》等中洲神话系列闻名全球的牛津语言学家、当之无愧的世纪作家，已被世界误读太久。最新出品的《保卫托尔斯泰》是托尔斯泰研究领域殿堂级著作，以深入浅出的论述风格，从民意、在幻想文学类型方面的独创性、作品品质这三个方面，论证托尔斯泰是否是一个世纪以来“唯一”的作家，深刻而有力地回应了托尔斯泰的文学

成就为何长久被学院派忽视。

《保卫托尔斯泰》的作者汤姆·希比，是托尔斯泰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者，曾任教于包括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内的六所大学，自称“托尔斯泰论战者”。戴维·布拉特曼说：“所有研究托尔斯泰的作家中，他（汤姆·希比）是最值得一读的一位。”希比提供了一种研究托尔斯泰和幻想文学的全新路径，将托尔斯泰的作品分解为一场语言的感官盛宴和对人类神话本能的回应。

正是作为托尔斯泰精神知己的希比，以对托尔斯泰的深刻理解、学者的严谨及智慧之思、饱满的情感，充分阐释托尔斯泰作品背后的深意，以及他为何值得“世纪作家”的头衔，成就了这本权威、可读性强的关于托尔斯泰最重要的论著之一。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一个被误读的托尔斯泰、一个被学院派故意忽视的托尔斯泰以及一个始终比你以为的更强大更深刻的托尔斯泰。

老日子的村庄，时令到了三九四九，阡陌地埂、草垛屋舍、砖窑麦田、坑塘河湖都被大自然的冰雪遮挡得严严实实，陷入虚空，归于沉寂。

苍茫天地之间，寒冷漫卷而来，一波波让人战栗，一次次逼近萧索。天是清冷的，犹如一幅冷色调的素描，瞥上一眼，眉头紧锁，寒意倏然而至，直抵五脏六腑；山是孤寂的，一地衰草经雪历霜，元气折损大半，小生灵都蛰伏到了沉沉的梦乡，目之所及唯有光秃秃的枝条，高高擎起空虚的鸟巢，诉说岁月的苍凉；风是凛冽的，带着刺耳的哨音，走村串巷，登堂入室，以残暴无情的决绝拂走上屋檐房尚存的余温；河是冰封的，身上覆盖厚墩墩的盔甲，双脚收住急匆匆的步履，忘记了浩荡豪迈的盛夏过往，留下了坚硬凛严的冷峻面孔。

在我幼时，还没有暖冬这个说法，歌谣中所唱的“三九四九冰上走”，是真实存在的生活场景。那时候，天冷冰多，厚雪封门，往往这场雪还没化尽，那场雪又下来了，陈雪加上新雪，不断堆积，不只坑塘河湖结有厚冰，就连公路小道上也是溜光雪滑。

那年月，我们脚上穿的老棉鞋，都是用矿土上的废弃溜子带当鞋底，在结了冰的路上打出溜滑再合适不过。打的时候，先助跑几步，然后弓着腰，两脚一前一后，借着惯性快速滑行。助跑的速度越快，距离越长，身体的惯性就越大，滑得越远。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童年和少年记忆里的乡

人与自然

三九四九冰上走

梁永刚

村冬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十冬腊月，天寒地冻，但凡有水之处，全部结成冰凌。早些年，不少庄户人家没有专门的灶房，只是在院里搭个棚，简陋，窄矮，跑风，漏气，乡人俗称“灶火棚”。水缸粗笨个头大，灶火棚儿里搁不下，五冬六夏都放院里，寒潮一来，水和缸壁冻成一体，就连舀水的葫芦瓢也冰封其中，很像天然凝固的白色琥珀。早起做饭的主妇拿来大擀杖，捣烂厚冰块，才能取水添锅，烧火做饭；灶台上的铁锅、地面上的瓦盆，灶台上的饭碗，里头留有剩水，头天晚上没倒，第二天一大早也会被冻成冰坨，稍微加温，倒扣过来，就成了晶莹剔透的冰钢、冰盆、冰碗，就像童话世界里的冰雪道具。

早年间，吾乡多是土坯房，房檐很低，伸手就能摸到。房坡积雪融化后，顺着瓦垄往下淌水，夜里持续降温，一泻长流水，冻成冰溜子，上粗下细，长长短短，犹如冰挂，堪称奇观。农家孩子起床，手里掂根木棍，站檐下，挨个敲，大珠小珠，滴落一地，噼里啪啦，活蹦乱跳，从地上捡

块大的，放嘴里轻轻吮吸，冰牙根，透心凉，像冰糖，没甜味。有顽劣男娃，挨家转悠，踅摸一根直溜细长的冰溜子，齐根折断，握到手里，四下挥舞，好不威风，宛如孙猴子的金箍棒，一边耍着一边叫喊：“我没鼻子我没眼，碰住谁谁我不管。”

老话儿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条河流，一泓碧水，一方坑塘，从寒潮初起，结层薄冰，到三九四九至冷，上了冻，需要昼夜不歇，厚积薄发，就像一棵弱不禁风的小树，一缕春风来了，摇一摇，晃一晃，一场春雨来了，滋一滋，润一润，摇晃来滋润去，就出落成挺拔之势，生长为伟岸之躯。

旧时乡间，大村小庄都有坑塘，到了三九，都结厚冰，不少年份还上冻，虽说不像河流冰封后人来往，却是孩童疯玩的游乐场，也是大人解心焦的欢乐地。但凡地上能玩的传统游戏，几乎都被搬到光滑洁净的冰面上。譬如，弹琉璃蛋儿、打纸包、推桶箍、砌冰块、滑冰车、跳皮球，只好敞开翅膀，借以控制方向。

七年在长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有一次，元稹出使东川，白居易想念朋友，就写下了《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醉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当日到梁州。”元稹当日竟也在梦中与白居易同游：“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这场“千里神交”，成为唐朝诗坛的佳话。

元稹与白居易都曾遭贬，分别被放置外地做官。于是他们经常联络，互相鼓励和慰藉。白居易坦言：“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元稹也直抒胸臆：“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朝朝宁不食，日日愿见君”。白居易的信中满是牵挂与不舍：“心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读意迟迟。五声宫漏初鸣后，一点窗灯欲灭时。”而元稹收到信时的动容更显真挚：“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当元稹在病榻上听闻白居易被贬的消息时，悲愤交加：“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份急切与担忧，更成为患难情谊的最佳注脚。

太和五年（831年）七月，元稹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病逝，享年五十三岁。白居易悲痛欲绝，在祭文中写道：“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百章。”八年后的一个秋夜，白居易梦见挚友，醒来写下“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的诗句，道尽与元稹阴阳相隔的悲凉和刻骨思念。

知味

一块米微慰乡愁

肖东

前几天下班回家，见一辆小货车停在路边，车尾挂着个扩音喇叭，一阵阵的叫卖声在人潮中传出好远：“又香又脆的米微子了。”

米微子？莫不是听错了？

我侧耳细听，确实在叫卖那熟悉的家乡小吃。没想到在这异乡的城市里，竟与它不期而遇。

我的脚步不自觉地加快起来，赶紧买了一些，忙不迭地拿起一个咬了起来，果然还是那个“嘎嘣脆”的嚼劲。

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虽然物资不再紧缺，但也见不到哪家天天过上大鱼大肉的生活。乡下的孩子们，平时的零食除了自家产的地瓜干之外，也没见谁去商店里买过零食。要说高级点的零食，便是这米微子了。

米微子的主要材料是大米。大米泡软捞出晾干后，再碾成细细的米粉。到了做米微子的时候，四邻八舍的姑姑婶婶都过来帮忙。先在米粉里撒上一些芝麻，再把它加热水和成团，不断地在案板上摔打、搓揉，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十分累人。担此大任的父亲，时常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米粉和好后，父亲用擀面杖把米粉团摊成一个长条形的面饼子，再切成约五厘米长，二厘米宽的细条。长条部分留一头完整的搭口，宽头部分再切成均等的三份，这样算是把材料完全准备好了。

灶台上飘着热气，案板上撒着雪白的米粉，姑姑婶婶们的围裙上沾着芝麻。虽然大家嘴上都在说说笑笑，但暗地里都在较着劲呢，就看谁捏出来的米微子好看。

母亲做米微子确实是把好手。只见她摊开手掌，轻沾一点米粉在手心里，左手大拇指按住搭口位置，右手就像绣花机一样，快速地把切好的原材料绕成花的形状，汇总到搭头位置，再轻轻一捏，一个完整的米微子就做好了。做好的米微子像一朵盛开的花，一排排摆进竹篮里，像等待检阅的士兵。我也试着母亲的样子做米微子，却发现不是绕不成花，就是搭头松松垮垮的，还没放到油锅里就散了架。看着母亲灵巧的双

手，再看看自己歪歪扭扭的“作品”，心里既羡慕又着急。母亲看着我的窘样，一边笑着，一边接过我的“作品”重新修整。

年少的我，对于做米微子是没有多大兴趣的，眼睛不时地望着油锅，就希望它快点熟起来。

做好的米微子一下油锅，就像点着的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米微子在油锅里翻滚，腾起的香气裹着芝麻的焦香，直往鼻子里钻，我的口水也在喉咙间不断地下咽。终于等到父亲把米微子捞上来了，却见刚才还是白色的米微子一下子变得通体金黄，一个个就像盛开的菊花。那股酥脆，时刻勾引着我的味蕾。

炸好的米微子，造型好看的母亲，都要收起来，留着招待客人。而那些炸成酱黑色形状不好看，或者破损的米微子，则会留下来让我解馋。为了在小伙伴面前显摆一下，我时常把米微子掰碎成好几块，吃一半再把另一半放在衣兜里。不承想，米微子的香味很快引来了蚂蚁。而天性爱玩的我，与小伙伴玩起来时，时常把衣服脱下来挂在树上或者放在石墩上，完全忘记了这半块米微子。等到想起时，急急地去摸衣兜里的半块米微子，却发现除了还没来得及逃离的几只蚂蚁之外，其余什么都没有了，这让我懊悔好一阵。